

◇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遗址

想离开这里了，不知道祖祖辈辈在这座山上在这洞里生活了多少年，自打记事起，就一直在此生活，山上每一棵树、每一株草、每一块石头，熟悉得像手心的掌纹。后来他稍微大了一些，跟着人一起出洞，打猎捞鱼，渐渐地，足迹越来越远，有时候追逐一群山羊、野牛之类，三五个年轻人一路跟着，几近百里。

某一日天空晴朗，几个同伴心有所感，当下腰悬木棍，身披兽袍，用麻绳束好头发，各自领了家中妻儿老小一大群人悄然离去。男人带着石斧、石铤、石凿，女人与孩子抱起陶盆、陶罐、兽皮，漫无目的，足迹所至，踏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。

一群人东游西荡，忽忽数月，忽忽数年，各自寻了居家所在，离别时难免也会伤感流泪。

这日有一队人行近神州半岛湾仔头，见几只雌鸡停在树上，一只熊蹲在大树下，双爪按住一头豺狼。豺狼头颈鲜血淋漓，兀自扭动身子反抗，熊腾开一掌，扬空拍下，打得那畜生几欲痛昏过去，又乘势连击数掌，豺狼脑骨已碎，头面模糊，一动不动瘫死在那里。熊居然扔下它，径自走了。众人大喜，却是气也不敢喘，生怕熊听见了，悄悄隐在一旁，等它走得稍远了，上前拿了豺狼。不多时已剥开兽皮，生起火来，烤得狼肉滋滋喷香冒油。

众人见此处地势平缓，亦无人烟，便停下来做了草舍茅寮，也有人在树上结网为床……日复一日，男人每日外出渔猎，女人守着家里，得闲纺线缝补衣物，一代代在此又过了几百年。

故事纯属虚构，却能对号入座。

在神州半岛远古先民遗址，考古人员说这里的先民该是落笔峰下落笔洞中那些人迁移过来的，我就有了这样的遐想。

神州半岛上几处先民遗址散落开来，相隔倒是不远。先民生活过的地方，池塘里翻起水花，鱼虾悠游，日夜不绝。高大的芒果树结满了芒果，青青磊磊垂落，再过一阵子，这些芒果就要熟了。槟榔两人高，微风吹过，动也不动。一胖大妇人在两棵树之间结网，躺在那里晃荡不绝，海风吹过，独得自在。

发掘出的陶片堆在一户农民家，农民夫妇二人皆瘦小，地道的海岛渔民模样。门口春联还端正正贴着，说的是：

迎春迎春迎富贵，接财接福接平安。

我乡人亦常用这对联，横批也是“吉祥如意”四字。俗世愿景向来浩浩向来平白，南北无二。

有些陶片上有纹络，如网格，或竖线，也有波浪纹，还有斜线加波浪纹。这些花纹应当是用绳索勒就或刻画而成的，为本为触手防滑，却也多了美观。爱美是天性，连野兽也珍惜自己的毛皮，不愿轻易损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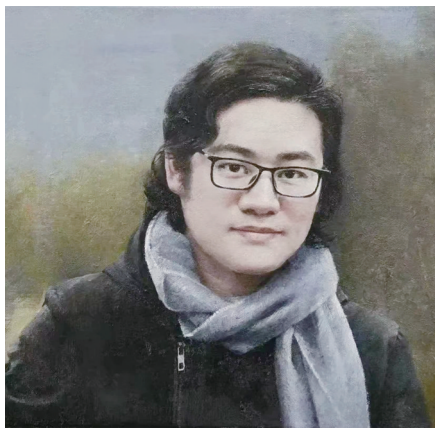
神州半岛遗址的陶器主要有罐、钵、盘、杯等，石器则有石铤、石斧、石刀之类，还有纺织工具——纺锤。除了兽皮之外，先民大概也可以穿些简单的棉麻衣服了吧。

拿起一个石斧，凭空做切割状，心想这一块石斧割开过多少兽皮呢？那些人无名无姓，更不知道岁月年头，在此间活着，经历生老病死，自然也经历爱恨情仇。

看了几个遗址，又去湾仔头村，一老人见有生客，很兴奋，极热情，可惜说不出话，双手挥舞唧唧呀呀比画不绝。大概是生活中总也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，无人共话怕是最大的孤寂。三五个渔民坐在大树下自顾自午饭，凤凰花开得正好。深绿、翠绿、嫩绿的羽状层叠枝叶中，一串串一簇簇火红、艳红、胭红的花，在树林里按捺不住地张扬，按捺不住地娇艳，临空绽放。花无语，一口老井亦深幽无语。水清洁剔透，忍不住打满一罐带着。

上车要走，哑口老人意犹未尽，一脸不舍。

午后以井水泡茶，泡的是我乡翠兰茶。茶汤碧绿袅起热气，是故家的气息，轻呷一口，甚是甘滑。万宁有此好水，果然万宁，果真万宁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◇山河故人

父亲的遗憾

刘明礼

老家这套房，是我10岁那年盖的，算起来已近50年。

之前，我家住的是3间低矮的平房，内坯外砖的那种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院子的地面比屋里高出将近半尺，下雨屋顶漏水，门口倒灌。炕上有毒蚂蚁，墙缝里有蝎子，满屋子老鼠洞。7口之家，5个孩子一天比一天个高，两条炕怎么也睡不下……父母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要盖新房！

可老宅地方太窄，旧房拆了重盖意义不大。好在有同宗叔叔、伯伯的支持，用我家老宅和他们相邻的两处空闲宅基地做置换，每家再各补偿他们200块钱，算是解决了宅基问题。

当时，每间房子造价至少需要500元。新址是4间的地儿，至少需要2000元。在那时候来



稻梦空间 周文静 摄

◇人间小景

小脚母亲

朱公允

母亲是中国最后一批裹小脚的女人，小时候，我看着她那被裹害成辣椒一样的小脚、畸形的脚趾，问她好好的一双脚，给弄成这样不疼吗？她说怎么不疼啊，钻心地疼，裹脚那几年，经常疼得夜里睡不着，起来坐着哭。我问现在还疼吗？她笑着说傻孩子，早都成这样了，还疼什么。

虽然母亲脚小，但是，生活并没因此给她放一副轻巧担子。

与父亲成婚时，她一连哭了两天没停。父亲干着急没办法，就只能傻傻地陪着。母亲是家中老小，与嫁到家境较好的姐姐们相比，她

说，这是个不菲的数字。父母勒紧腰带，总算凑齐了这笔钱。当时父母的心气很高：既要盖，就盖里外满砖的，而且要盖青砖房。老刘家要盖一砖到顶青砖房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传遍全村，令所有人羡慕不已。

为了省钱，父亲决定自己砌窑烧砖。1974年春天，谷雨时节，父亲把年轻力壮的亲戚召集起来，组织了一场扣坯会战，只用3天时间就扣足了烧窑用的土坯。等坯干透后，又托人买回十几吨“阳泉大道”，从蠡县转盘窑请来两位师傅，烧窑的浩大工程就启动了。

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一个篱笆三个桩。过去在我们老家，人们拆屋盖房、装窑出砖等劳动强度大、需要人许多的大活，都是乡亲们助工。所谓助工，就是义务去帮着干活，既不计报酬，也不需要管吃管喝，半筐箩散烟卷、一大锅绿豆汤就得。乡亲们在烧窑师傅的指挥下，砌窑筒、装土坯、填煤块……很快就装好了砖窑。点火、烧窑，随着窑口冒出的滚滚白烟，父亲的脸笑成了一朵花。

烧青砖需要从窑顶不断地往下浇水，水量既

不能过大，也不能太少。按照师傅的指点，18岁的哥哥和16岁的大姐挑起水桶，一遍一遍地奔忙着。眼看胜利在望，烧窑师傅回去继续工作了。走之前特意嘱咐，窑要闷21天，期间不能打开封着的气孔。可就在第15天，心急的父亲忍不住想看看，于是扒开一个火道，掏出了两块砖。但见扒出来的砖，纯正的青色，敲起来锵锵有声。父亲手里拎着这两块砖，在村里四处显摆，砖窑似乎已大功告成。

孰料，这一扒，令父亲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。因为烧制的过程中提前跑了气，等起窑时才发现，整个窑只烧出不多几块青砖，其他全部报废。父亲急火攻心，大病一场。重烧一窑显然折腾不起，而且再烧砸了怎么办？自己烧窑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。父亲不得不再托人，从县砖窑厂买回2万块红砖。

于是，全家人梦想中一砖到顶的青砖房，变成了红砖房。而那窑说砖不是砖说还不是坯的废品，被用来砌了内墙。没让我们住上一座好房，也成了父亲一生的遗憾，只到88岁去世之前还难以释怀……

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对于子女的深爱，她一个都不想让我们离开。毕竟，她经历的生死离别的痛苦太多了。几个舅舅不幸夭折离世给她和她的打击太深，兵荒马乱的日子兵匪对家的祸害，成了她挥之不去的梦魇。因此，二哥去当兵，她一百个不愿意，但是，为了生活和孩子的出路，她忍住自己内心的痛苦，选择了放手。二哥走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，由于思念太重，她经常在夜间忽然坐起呼叫点灯，于是姐姐们赶紧点起煤油灯。她自己在睡觉时也总是攥着一盒火柴。思念最厉害的时候，她在家待不住，就半夜起来在村子里到处走。二哥从部队回来后，在村口玩耍的我一眼看见，立即跑回家去告诉她。她正在生火，我的话还没完，她一转身就扭着小脚，朝村口急急忙忙跑了出去。火盆里的火仍然在烧，火苗溢出了盆，幸亏及时被邻居发现扑灭，才没把咱家唯一的屋子点着……

地域诗人的盛宴

——《岳西历代诗词联赋选粹》序

储诚根

推翻“三座大山”，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盛世环境；是党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率领中国人民豪情万丈地向着中国梦的新征程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。

央视近几年把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列为首档全民参与的节目，它以“赏中华诗词、寻文化基因、品生活之美”为宗旨，力求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析，带动全民重温古典诗词佳句，感受诗词之趣，分享诗词之美，让人们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，涵养心灵。这也为当今中国诗词的复兴客观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地处大别山腹地、皖鄂交界的岳西县，是中华禅宗的发祥地，文化历史久远，文化遗存散居乡野，遍及山川；其中诗词联赋，代有名宿；现有诗词社团四家，诗刊四份，诗人诗集数百，创作诗词联赋数以万计；可谓惊涛古贤，瞩目后昆。

诗言志，词达情。好的诗词都是对社会人生价值的探索，是对生命奥秘的深究。它是苦难者的安慰剂，是失意者的疗伤良方；是胜者高扬的酒樽，是败者再战的投枪；是青春飘扬的旗帜，是心身栖居的乐土！

这次以明堂诗社诸君发起，经发掘、抢救、整理、组织编纂的大型文献《岳西历代诗词联赋选粹》即将付梓问世。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工程，也是一场地域隔代诗人际会的盛宴！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穿越千年时光隧道，皓月当空，胜友如云。诗仙李白被请来了，他引吭高唱歌：“断崖如削瓜，岚光破崖绿。天河从中来，白云涨川谷。玉案赤文字，世眼不可读。摄身凌青霄，松风拂我足。”萨都刺来了，他倾

情地唱出：“放光峰下结茅庐，光照山人夜读书；童子抱琴随白鹤，老僧看竹借鸾舆。门前秋景随风扫，屋后春田带雨锄，自叹天涯无倦客，十年未有一廬居。”目唐戒可禅师来了，禅语吟出：“跃过三湘七泽中，一肩担月上司空。袈衣破处裁云补，冷腹饥时啖雪充。春信渐随花信至，天光全与水光融。沙弥未解修持事，好向峰头问老翁。”三百位后生来了，他们仰视李白，与他攀谈……

盛衰鼓荡着激情，有人说，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，还有诗与远方。他们想成为自己想梦见的人，成为别人梦想里的人，在烟火气中努力寻找灵气与仙气。他们带来了六千多首得意之作，切磋观摩。他们要超越朝菌蜉蝣般生命的喑喑，把灵台之光投注到司空的月，明堂的风，长河的水，龙井的钟，草木的荣枯，鱼水的欢愉，候鸟的来去，鸡犬的栖出，市肆的聚散，长亭的迎送，孤馆的寒热，沙场的生死，世俗的冷暖，宦海的沉浮，情人的爱恨，亲朋的哀乐，以至天地人生，清虚妙道等等，借诗词之方舟，承载自己长期积蓄的情感以达理想之彼岸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唯美世界。他们执着于心中那分道德标杆，歌唱真善美，贬斥假丑恶，放飞真地人生，挣脱樊篱，要活在诗意的栖居里，活在高尚的审美价值里。

《岳西历代诗词联赋选粹》成功编辑问世，是岳西县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，要感谢明堂诗社诸君响应时代重大主题且明大道、有襟怀、敢担当、能吃苦、讲奉献、有作为的壮举。这种大有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家国情怀更值得我们学习与致敬！

泰山第一碑

顾乐生

四月，我第三次登泰山。

从江南到泰山，近千里路，经皖、苏、鲁，中巴像脱缰的野马，一路向北急驶。黄淮平原，一望无际。天空晴朗，阳光明媚。车窗外，麦苗已一尺多高，大地一片碧绿。车内一片欢声笑语。经过九个小时的行程，我们来到山东泰安市。

远眺泰山，如青龙绵亘东北北方的天际。近了，近了，重峦叠嶂，岩岩泰山的主峰就耸立在我们眼前。每次经京沪线南下或北上，我都能感受到泰山的巍峨、庄重、安静和祥和。哪怕雨雪天气，云雾交融，也难掩泰山，这座孕育出华夏文明的伟大山脉的厚重。

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”泰山，不仅有幽丽奥妙旷秀的自然风光，还有满山的人文遗迹。千百年来，普通老百姓对泰山神、碧霞元君和泰山石敢当信奉的执着；历代帝王对泰山一次又一次的封禅祭祀，刻石记功；道佛二教对岱岳的崇敬，兴建寺庙；自古至今文人墨客不断来朝山览胜、赋诗题刻，给泰山留下了众多的古祠庙和摩崖碑刻……方累积起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文脉。自古以来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山”的泰山，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。

这次，我是八十岁登泰山，虽然没有当下大学生“青春没有售价，泰山就在脚下”的豪情，可也心气不衰。记得当年，我从岱宗坊登泰山，过一天门、孔子登临处，经红门、斗母宫、壶天阁到中天门，走“快活三里”，过云步桥，到五松亭小憩，望松暗笑当年始皇帝的狼狽。然后，一鼓作气，经十八盘，上南天门，循天街，直登玉皇顶。那酣畅淋漓的心情，现在仍在我胸口激荡。

这次我我是在桃花源乘缆车上天街的，一路上，飞瀑流泉、十里桃花，真有一种“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”的喜悦。当我走到天街，眼界一下开阔起来，进入到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境界。在岱顶，最让我惊喜的是，泰山第一刻石——秦始皇《泰山刻石》，又复立在原址，即去东岳封号碑亭遗址基石上。

《泰山刻石》又名《秦封泰山碑》《李斯小篆碑》，是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，堪称泰山第一碑。据传为秦朝政治家、文学家和书法家李斯撰文并书丹，是其小篆唯一的传世真迹，也是金石碑铭之祖。《泰山刻石》分“秦始皇刻辞”和“秦二世诏书”二部分。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率群臣封禅泰山。在泰山极顶行祭天大典，立石颂德，宣扬统一天下的功绩和治理国家的决心。公元前209年，秦二世东巡泰山，并在《泰山刻石》之阴刻其诏书。

《泰山刻石》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和劫难，现残碑只剩下秦二世诏书十个字“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”，保存在岱庙东御座石亭内。好在《史记》中有此刻石的全文，还有众多历代传世的《泰山刻石》拓本，可供当代人研读和鉴赏。

新《泰山刻石》是一座约二人高的花岗岩方尖碑，其东西两面仿李斯小篆竖行刻录着秦始皇功德铭文：“廿有六年，初并天下，周不宾服。秦巡远黎，登兹泰山，周览东极。从臣思进，本原事业，祇诵功德……”
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嬴政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，迎来了中国大一统时代，彻底结束了五百年的战乱和分裂。秦帝国虽十五年而亡，但天下统一，作为凝聚民族的精神力量，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。汉继秦制，到盛唐，到宋元明清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。

